守口

【丹翁】

人有口、國亦有口、卽國境也、人口有大小、大口、司出入以養生、其餘毛竅皆小口焉、小口多出而少入、或無出入、愼言語、節飮食、所以守大口、小口之守、無他、猶僅避風寒暑濕以至塵埃蟲毒而已、東北四省、國境之大口也、而口外宋先生猶能守一城關、是小口矣、同時海上宋先生之寓廬、亦有所守而等于口、于是報館一羣外勤記者之口、因其守而難欲不守亦不可得、但守口如瓶、對于社會閱者、誠有慣言語之可解嘲、對于職務生計、或亦有節飮食之足考慮、無已、退而自慰曰、瓶者、平也、其和平之兆乎、因以詩賀、

小刀割小口大口轉用大刀守新聞記者強如刀其實三千毛瑟一毛也無有然而抄抄文章把予沒問題無諍先生幸勿綺語拾零帖括到衣鈕

出兵籌餉

【謠謠】

西南出兵之聲、洋洋盈耳、抗日乎、剿共乎、則不外此兩大目的、最初雖有一大規模之計劃、謂粵方出兵三十二團、桂出十二團、閩出十團、湘出十四團、照此數乎、亦既有六十八團矣、更有滇黔兩省、亦酌量派兵、則亦可謂浩浩蕩蕩矣、上月之西南國防委員會、卽商議此事、而廣東出兵最多、當然推廣東爲主盟、顧與出兵爲一連帶問題者、卽籌餉是也、在西南各方之意、則出兵不能兼負籌餉之義務、抗日爲全國之事、其出兵軍費、宜由中央所負擔、卽剿匪亦非局部之事、不能由兩廣擔負、惟在某當局之意、覺無須此大規模之出兵、若滇黔則自顧不暇、無須派兵、祇須粵桂閩以相當之兵力、進至贛邊、助中央軍以會合剿匪、亦無須此大規模之組織、且在此抗日聲中、亦不允再撥出兵鉅餉、職是之故、所謂西南出兵問題、恐未能迅速成行耳、此次黃紹雄到廣東去、往返電商、也沒有得到什麼頭緒、總之出兵和籌餉、是有連帶關係的、隨便往那一方面看、都是一樣、爭於自籌開拔費、奮勇進行、眞要稱之爲鳳毛麟角也、

所謂外交之新途徑

【侃侃】

近日日外戰事劇烈、而外交方面、亦頗有活動氣象、外交部長羅文榦、旣奔走平保間、駐日公使蔣作賓、亦北上謁蔣、電訊所傳、謂將另闢新途徑、謀徹底之解決、所謂新途徑者、是否與長期抵抗、國聯外交、並行不背、在未有事實證明前、殊難遽下肯定之斷語、最近港電、對新途徑復有種種非難、同時羅外長亦鄭重更正外間謠傳、故預料新途徑或非妥協之代名詞也、



□在喜峯口血戰之宋哲元將軍□

□工部局日董船津辰一郎、因事回國、旋因担任日僑事件及日紗廠總務事甚忙、遂向工部局方面辭職、並推舉黑田慶太郎繼其職務、據聞、黑田在滬已近二十年、爲上海日紗廠之總經理云、（獅）

湯玉麟禍熱記（三）

【削穎自北平寄】

當去夏宋哲元調熱之說、盛傳華北、湯遣其次子佐輔、及秘書長譚國樞來平、組織熱河辦公處於東城錢糧胡同、譚之爲人、在湯左右、較比爲清高者流、其至平也、除代表湯出席政務會議外、每日在其順治門內浸水河私寓、吟經作字、不問外事、佐輔則不然、辦公處內、無異售賣烟土之堆棧、記者曾以某事往訪、其傳達處之夫役、誤爲有生意可作也、卽告以佳者每兩幾元、次貨每兩幾元、公開論價、毫不避人、佐輔時衣短服、散步天井中、見記者亟呼取長衫來、叱退左右、其腐敗可想見、又熱河各公務人員來平、嫌熱河興業票、行市七折八扣、過於煩瑣也、每來則帶烟土若干包、批平售出、現欵盈篋矣、其甚者謂湯對各公務人員、月不發薪、而折合發烟土、誠可謂有土斯有財矣、

熱戰時、湯棄職潛逃、固爲罪大惡極、而在其未逃前、扣留軍用汽車、以致子彈糧秣運輸上、大感困難、張作相與馮占海、在平苦於候車不至、遲至三月一二日、始到承德、馮與前方部隊、消息完全隔絕、張亦多未與各將領覿面、空頂總指揮頭銜、實深感指揮無人之嘆、皆湯扣車而使之然也、（完）



□九四老人馬相伯先生招待兩江女子籃球隊午飯留影（朱顯麟攝）

中國參加芝加哥博會停頓由來

（柳杞）

此次吾國參加美國芝加哥博覽會、已在滬西梅司斐面路中央研究院院內、設出品籌備會、所有各省出品、如閩省漆器、贛省磁器、湘省繡品等等、已不下數十種、均運來陳列、但政府方面、忽因東北軍事緊急、遂有取消參加之說、消息傳出、工商界人、認此事頗奇特、以此次芝博會之舉行、係美百年來僅有盛舉、吾國豈因邊事而停止進行、深爲惋惜、後經某君探悉、此次吾國參加、可無須籌備鉅量公費、而事前某部長、已向某當局領得公費六萬元、近又呈報不敷、再向某當局請領二十萬元、在某當局深知會中一切經費、早由籌備、卽吾國與會各商品、亦有按科會展覽程序、照繳商品陳列所之費、因此對於某部長之請求、認爲不滿、且云原籌有二十萬元、已爲某軍抗日之開拔費、故不能照撥、某部長遂宣告停頓焉、

張學良招待記者波折

（饑霜）

□搜查風潮如是平息□

十四日下午、張學良氏招待記者於西愛咸斯路之財部駐滬辦事處、因宋之衛隊長鄭榮、向各記者搜查而後方入、引起各記者之不滿、認爲侮辱記者人格、遂一鬨而出、已記於昨日本晶、各記者離財部、卽赴記者公會、討論對付方法、有主向宋直接交涉者、有主封鎖張學良之新聞者、甫討論間、而已爲鼎戲城所知、亟命情報處長張定榮君以吳名義、設法調解、晚間、遂有人與張商定、對華東新聞社是日所發張學良之談話、各報一律不登、一面另行訂期由張學良正式招待、故十五日各報皆未載有此談話、按此談話、因各記者退出財部後、華東社記者沈秋雁張志韓兩君赴財部辦事處、始晤張學良、故有此記載、但各記者以此通信社破壞團體行動、十五日記者公會開執委會時、議決向沈張予以警告、同時張學良宋子文兩氏派一代表名李升培者、（李爲綏遠省府諮議）、赴記者公會正式道歉、並言衛隊長鄭榮、（聞係江海關監督唐海安之外甥）已由宋予以撤職處分、尚有兩衛士、則已加看管、記者公會認爲滿意、一場小小風潮、於是平息、按宋氏之衛隊、向新聞記者搜查、已非一次、而宋本人初未前知、前日搜查、則尚有字林西報大陸報之記者西人、亦曾被搜、此西人當時並未退出、但曾當面向宋提出責問、宋始知其詳情、決嚴重辦理、與向被搜記者道歉也、又是日搜查時、復旦大學新聞系之兩女生、因實習而亦參加其間、但皆面紅耳赤、不願受檢查而退出、此兩女生中之一人、則爲擅寫新體小說者金滿成之夫人云、

冠蓋京華

【一二五】【天笑】

□十二□　營救

那位傳達員、年約四五十歲、卻是一個胖子、尤其是他那個肚子是特別突得高。

他先把芳宸的名片、託在手心裏。瞧了一瞧、祗是一個科員、不是什麼大來頭。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傾洋洋的說道：

『你要會丁秘書嗎？今天沒有來。』

『不！剛纔已經打過電話來了、早和丁秘書約好了的、他正在等我咧。』芳宸近來已經老練得多。

那位傳達員再把芳宸的名片、從桌子上拾了起來、向傍邊一位年紀略輕的問道：

『丁秘書來了嗎？怎麼我沒有瞧見？』又向芳宸道：『你有什麼事要會他？請你寫在這上頭吧。』

說着、丟過一本會客通知單來、照例是要塡寫：來訪者是什麼人？他的住址？要會什麼事？然後傳達員將此會客單和名片、一同送到裏面去。

芳宸知道這個規矩、逐行都塡好了、就是『爲了什麼事』一行、他沒有塡。他想：爲的是要營救一個共產黨嫌疑人、這一項事由、卻不好塡。

上海市戶籍牌之須訂

（如是）

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編訂之全市戶籍牌、已於上月調查竣事、自本月起、按戶分給、不論商店住戶學校醫院公共團體、皆須釘於門首、每戶納牌照費三角、均蓋有公安局鈐印、並載明男女主僕人數、屋主姓名、如一宅內有所謂二房東者、轉租於三房客、亦須另領一戶籍牌、蓋深防宵小溷跡、有妨地方治安也、據吳鐵城市長語人云、吾國戶籍人口表、向無確實統計、此與國計民生、大有關係、東西各國、對於戶口統計、最爲注重、誰有職業、誰無業、誰有資產、與無資產、皆調查無一遺漏、而政府卽借作研究政治生活之要素、現在黨國政治、百端待理、戶籍調查、亦爲最要之務、故先從京滬杭三市着手實行也、

邊業銀行準備充實

邊業銀行原爲徐樹錚所創設、用以開發蒙邊者、自張老將接辦後、資本迭增至二千萬元、爲私人銀行中最雄厚者、在平津及東三省各地出有鈔票、九一八後、遼寧總行被日強行沒收、乃改設總行於天津、將前之舊票收回、另出新鈔約百餘萬元、自張學良宣告引退、平津一般神經過敏者流、間有持券往該行兌現者、該行由正副總裁杜春霖、甯思承二君主持業務、鈔票隨到隨兌、日來仍在市面流通如故、蓋以準備充足、庫存四百餘萬金現貨、用兌百餘萬鈔票、

錦片前程

【一八一】　恨水

第十一回　敢拒食嗟來床頭金盡　隱知鍵造孽心上潮生

那個時候、設若有人高興叫上兩句好、這也不能算是犯什麼法吧、玉文道、你說唱戲、我屋子裏、可沒有什麼人唱戲、駱一平不敢再跟着向下說了、因爲看了玉文的面孔、由眼圈子到耳朵邊、都是紅紅的、這個樣子、自然有幾分生氣、再挑撥就要決裂了、他只是笑嘻嘻地、倒反而將臉朝着岳六爺、以便得岳六爺的援助、岳六爺口裏啣了雪茄噴出一口濃烟來、向駱一平微笑着、而且微微的擺了兩擺頭、駱一平道、六爺這個樣子、倒有些皮裏陽秋、岳六爺這才笑道、我怎樣沒有皮裏陽秋呢、你這種辦法、簡直是太歲頭上動土、駱一平道、我是太歲頭上動土嗎、那倒罷了、可是這個好、是六爺先叫的、難道六爺與罪、我倒有罪嗎、岳六爺道、那自然、這全看交情說話呀、駱一平聽到、又不向岳六爺望着、卻看了仰田二位女士微微的笑着、

段氏借血

（獅）

段合肥來滬後、因南方潮濕、水土不服、身體常覺不快、本月上旬、偶以感冒咯血、中西醫皆謂爲年老貧血病所致、名醫王仲奇先生、早斷爲茹素腸枯營衛不良、服藥不若食肉、段氏不聽、至是王用治標法、進以參茸、收効緩、友好以某德醫、用借血法、由壯漢身中抽出、注入段氏之體、法較補血針尤速、果大瘥、杭州之遊、尚未決定、以西湖土質滋潤、亦不宜於調養耳、

抗日救國之方振武

（迦持）

方叔平將軍振武、自去歲由京歸滬後、退休養晦、每日晨以研英文爲消遣、雖表面不問政治、而與舊部鮑剛等時通消息、前載旅滬皖同鄉在世界學會歡宴段合肥時、方剛蒞止、兩腮及頦下、均留有鬚、而唇上之髭尤濃、某君戲言、方君原亦風姿朗映、而今乃作于思之狀、座中甚至有弗識之者、然方精神抖擻、談笑猶豪、話及國事、義憤形於辭色、近則輸財組抗日救國軍、己亦慷慨北去、俾與敵周旋、前途未可限量也、

□喜峯口喜敵砲釘□

自能充裕也、（乙之）

□閨秀書家袁亞給女士、係才名藹及一時之隨園老人裔孫、近由芝加哥返國、擬在滬小作勾留、女士擅書畫、運筆清逸絕塵、唯不肯輕予、所蓋一秋葉形硃印、印文爲、『綠窗傾得調脂水、不補金針補玉箋』尤耐人尋味、（振奎）

高跟鞋與木足

【綺語零拾】（無諍）

今之着高跟皮鞋者、亦必由練習而成自然、當其舉步循街、展蹤躑躅、聲清韶閣、態演翩躚、如水滿金壺、皆符法度、而曲線之美、於是乎生矣、否則強作時髦、足上加重、轉似奔走兩際、乍跛釘鞋、聲之不高、見者一望而知之也、昔者風尙、競貴纖趾、以婀娜見長、而勾欄艷姬、只重裝璜、不遑事矮凳雙纏之舉、於是人前獻媚、羣於圓膺之前、加以木足、束帶半緊、有不善者、往往脫履跣逝、途習其法於梨園名旦、卽所謂踹蹻也、今之着高跟鞋者、雖知軀可增寸許、裝木足者亦然、蓋僅趾尖着地、足之後部、悉藏於袴管之內、體可頓長二寸餘、此摩登同於曩日者也、而婦女之不能脚踏實地、亦今昔不殊矣、

說國旗

【天倪】

一國的旗幟、是表示一國的個性與特殊之點、帶有刺激的力量、所以關於這一國的人、瞧見國旗、愛國心便油然而生、而對於外國、貴能顯出一種尊嚴、使人的敬畏心、毫不勉強的發現、不然與店家商標有何分別呢、德總統興登堡氏、忽令全國懸掛舊日黑白紅三色帝國旗幟、與國社黨的卍字旗並列、德自革命以後、本有黑紅金三色旗、今乃捐新重舊、這種表示、恐不免又引起復辟之謠了、

雹的小研究

（補谿）

□求：旋偶：錄□

昨讀本晶載着湘如君的稿子、說申報所記南京下的圓雪、迦擇君在申報不識雹篇中代爲解釋、說所謂圓雪就是雹、是不對的、因爲雹是夏天纔有、現在未交夏季、不應有雹、祇是雪珠罷了、按雪珠這個名詞、是人們見牠圓溜溜的而與雪同降、於是送牠一個雅號叫雪珠、實非定名、至於雨雹的時候、誠然多在夏天、但是范成大的龍母廟詩、有風雹春大損桃李句、又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可見春秋兩季也皆有雨雹、不僅僅夏天了、不過在夏覺得常有的、他季稍覺奇怪點、照夷堅志說有人在興隆府西山、見許多蜥蜴、大如手臂、入井飲水、卽吐成雹、那末雹之一物、與雲雷霜雪完全不同、簡直是從地面噴上去再落下來的、然而科學家一定要說是迷信、所以像中豐所謂聖人在上雹不爲災那些神話、我也不引用了、

毘陵盛氏又一外孫案

（錫祥）

毘陵盛氏之遺產訟案、此起彼伏、糾結不清、使人生金錢爲祟之慨、盛莊太夫人之外孫邵雲鵬雲麒雲麟雲駿兄弟四人及外孫女芸芝、前以僞造遺囑侵占遺產罪、由董俞律師代表、控其母舅盛澤承泮臣蘋臣昆季表兄毓常姨母關頤芳頤愛頤姊妹等於法院、呈文略謂盛莊太夫人在民十六亡故時、其母盛樨蕙躬親含殮、絕未聞遺囑分產之說、民十八先母逝世、所謂遺囑、外間仍無所聞、迨二十年被告等忽於林鳳文等自訴案中、聲稱先外祖母曾於生前立有遺言、除其他子女應得之分外、載明給先母一萬元等語、此顯然違反子女平均繼承財產之現行法制、據被告等稱該遺囑藏在先外祖母首飾箱中、彼等偶爾發見、事前亦不知情、試思先外祖母爲舊式女流、不諳新訂法律、凡繼承法草案中遺囑方式、及執行方法等、槪非所曉、又子女婦婢、跬步不離左右、老人行動、息息有關、謂先外祖母毅然打破環境、獨定處分世業之大計、祕密籌備、此不僅爲事勢之所無、且亦爲意識之所絕不欲、查現行法制、以男女平等及個人本位爲根本原則、故繼承草案說明書、均採男女機會均等主義、親女無論已嫁未嫁、均有繼承權、去歲被告曾喚自訴人等出繼兄祧美到宅商處、允以六萬元分給、議無結果而罷、此可爲被告明白承認自訴人繼承權之證、先外祖遺產不下三百萬元、先母按分攤派、應得三十萬元、而被告等置之不理、自訴人等以直系卑親屬之資格、代爲繼承、爲此訴請審究科刑、並附帶民訴云云、聞此案初審已結、原告提起上訴、不知結果如何也、

赤窟生還記（六）

【洪雁賓夫人戴舒雲著】

自關王廟東南行、天色昏黃、紅日西沉、有高山當前、名曰三仙嶺、山陽爲萬年縣、自麓至巔、計念五里、山無路、蓋尋仰石、石齒嶙峋、赤徒盡登山、我輩弱女子、坦途尙不易、況峭壁乎、攀而登、踏者再、女伴中暑、伏山巖間、輾轉號啼、聲極淒慘、旣無醫藥、乃按急救法、爲之挫痧、閱三小時、漸蘇、赤兵頻促、不分晝夜、仍向茂林豐草間行、夜已深、山風起處、木葉長鳴、颯颯有聲、赤徒謂有山猷、儂等生死、已置度外、亦無所畏、至黎明、方下山憩焉、

徒步百六十里、歷兩晝夜、經樂平萬年弋陽德興四縣、止於尙和村張家村、爲樂平縣蘇維埃政府之根據地、主席徐寶貴、寡婦橋人、業竹工、識之無、旣充首領、執行樂平縣一切政務、有樂平縣政治保衛局監督之、主任華新甲、神溪村人、曾執役於鄱樂煤礦、充挖煤小工、有鳴山總工會、主席黃老大、亦係煤礦之井口打鐘者、

赤黨之組織、一地有一地之蘇維埃政府、小至一村亦有蘇維埃政府之名稱、卽以土著充主席、尙未到達之目的地、先設政府於鄰縣、以布置其進取之計劃、故鄱樂鑛所在地之鳴山地方、已有所謂鳴山蘇維埃政府、鳴山總工會、均設於德興縣尙和村、